


Life in the Woods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 / 孔繁云◎译

远离都市的喧嚣，回归宁静的大自然。
去除浮华的躁动，让心灵与天地合为一体。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Life in the Woods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 / 孔繁云◎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美) 梭罗 (H. D. Thoreau) 著; 孔繁云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221 - 08925 - 0

I. ①瓦… II. ①梭… ②孔…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149 号

瓦尔登湖

作 者 [美] 梭罗
译 者 孔繁云
策 划 崔正坤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 芸
特约编辑 龙若飞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70 × 7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梭罗的生平

当我们急于探索和学习一切的同时，我们总希望一切都神秘而未被人发现，希望陆地和海洋永远原始，因为奥秘，而使我们无法测度。

——梭罗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是约翰·梭罗及其妻子辛西亚的第三个孩子。后来梭罗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每次我一想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地方，而且选在最难得的日子出生，总是不由得感到吃惊不已。”从懂事起到满四十五岁逝世前，他都一直住在这座位于波士顿西北方约二十里，人口仅有两千的康科德小镇上，一次也没有长期离开过那里。理由有如下数点。

首先，康科德四周到处都是丘陵、湖泊、河川、森林和牧草地，栖息着许多动植物，自然环境极其富饶。其次是那里乃美国革命的发祥地，在美国人心目中，可以说是革命圣地的特别场所。最后是这座小镇为领先时代，被称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文学思想活动的摇篮之地，运动的中心人物爱默生、作家霍桑等无数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不是定居在那里，就是频繁造访该地。

梭罗的父亲约翰是个身材瘦小，性情稳重的绅士，喜爱看书和音乐。母亲辛西亚则身材高大，容貌秀丽，喋喋不休得有时候几乎让人

不知所措，是个活动型的女性，在康科德由女性组成的慈善协会和反奴隶制度协会中非常活跃，这种对社会的关怀，甚至梭罗对自然的爱和关心，也可以说是继承自父母亲的精神遗产。1833年，十六岁的梭罗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由于康科德离大学只有二十多公里，可以经常返乡去享受他最喜欢的大自然。日后虽然他常常语带讽刺述说母校哈佛大学的教育，但是成为他创作基础的希腊、拉丁文学的丰富素养，就是在大学时代扎实培育起来的。1837年，梭罗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大学毕业后，梭罗返回故乡，成为自己以前也就读过的小学的教师。但是拒绝体罚学生的他，与强烈要求体罚的镇教育委员会尖锐对立，两三个星期后就辞去教职。

梭罗终身未娶，但这并不表示他不爱女人。不过他一生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恋爱的，只有跟爱伦·雪沃尔那次。这个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姑娘，由于她的弟弟埃德蒙是梭罗兄弟学校的学生，所以就跟梭罗相识了。在梭罗母亲的招待下，爱伦于1839年7月，在梭罗家做客两个星期。那年爱伦十七岁，梭罗二十二岁。1840年秋天，梭罗写信向爱伦求婚，但因为爱伦父亲的反对，爱伦拒绝了。在爱伦那保守的牧师父亲看来，超验主义者的梭罗，只不过是个狂热的激进主义分子罢了。1841年，名叫玛丽·拉塞尔的女性，曾经俘虏了梭罗的心。玛丽是马萨诸塞州普里马斯人，1841年夏天担任爱默生的儿子沃德的家庭教师。这场恋情很短。不久玛丽即与哈佛大学的同学瓦特逊结婚。而在知性的世界中，让梭罗怀有敬意和关心的女性之一，是爱默生的伯母玛丽·穆迪·爱默生小姐。玛丽没有结婚，住在康科德的期间也非常长。从梭罗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跟爱默生和梭罗比起来，信仰更为保守，但是秉性慧黠的女性，大大地刺激了梭罗的人格形成。

事实上，梭罗早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生活的自由和独立，他宁可牺牲婚姻生活。再说将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作为理想，以对抗人性的机械化和疏离感的生活形态，也非牺牲婚姻生活不可。另外一

般认为梭罗在就读哈佛大学期间曾经休学的原因是肺病，而让梭罗早逝的也是肺结核症，或许也正因为这种痼疾，才使得梭罗认为自己的健康状态并不适合结婚也说不定。但是无论如何，从结果来看，梭罗跟女性的交往，全都没有到达结婚的阶段。

至于梭罗是什么时候结识大他十四岁的爱默生的，并无法确定。1834年爱默生在祖先的土地——康科德定居，1834年出版可以视为是超验主义纲领的《自然》，创立超验俱乐部，其周围文人和知识分子愈聚愈多。爱默生这部将自然视为是人的德性、语言、艺术、学问等的进步原动力，以诗一般的文体滔滔诉说自然的伟大和神秘的作品，给梭罗的人格、思想的形成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位作者既然住在他的家乡，两人的相遇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他成了超验俱乐部的会员。

1844年秋天，爱默生为了维护瓦尔登湖四周的森林不受破坏，购进湖北岸的部分土地。梭罗早就想在这样的地方盖一间小木屋，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将他跟已逝的哥哥约翰共同搭船游康科德河和梅利马克河的回忆写成一本书，因此立刻征得爱默生的同意，亲手在湖畔盖了一间小木屋，于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搬进去住。他就这样开始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在瓦尔登森林里的独居生活。

住在湖畔的那段期间，他依照预定完成处女作《康科德河和梅利马克河的一周》，随即就开始着手执笔《瓦尔登湖》。离开瓦尔登湖后，梭罗主要从事土地测量的工作赚取生活费，另一方面也继续创作活动，再度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协助父亲制造铅笔，研发出高品质的铅笔芯（黑铅），对父亲的事业发展颇有助益。

1860年12月，梭罗在美港山上观察树木的年轮时染患严重的感冒，使得长年以来一直纠缠着他的肺结核恶化。第二年春天，身体一天比一天孱弱，他自知死期已不远，开始整理文稿。1862年5月6日，在故乡康科德镇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梭罗在世时，只有《康科德河和梅利马克河的一周》与《瓦尔登

湖》两本著作出版。不过他生前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包括晚年没有发表的原稿，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做好了结集成书出版的准备。死后出版的作品当中，有两本最为重要。即《缅甸森林记游》和《柯德岬》。以上四部是公认的梭罗的主要作品。而使梭罗永垂不朽的名著，则是《瓦尔登湖》，也成为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世界名著。梭罗生前文名虽然不高，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其作品重新获得评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无可撼摇，在梭罗留下的日记册页中，不时出现他亲笔画下各种橡叶的形状，从这些图案下难窥知，他对康科德镇的每一棵树、湖泊、河流是多么深爱 and 熟悉，如果说瓦尔登湖畔是梭罗魂魄毕生所寄，也非言过其辞了。

目 录

1	经济	(1)
2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	(65)
3	阅读	(80)
4	声音	(90)
5	孤独	(105)
6	访客	(113)
7	豆圃	(125)
8	村庄	(135)
9	湖	(141)
10	贝克农庄	(161)
11	更高的法律	(169)
12	动物的邻居	(180)
13	室内取暖	(192)
14	先前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206)
15	冬天的动物	(218)
16	瓦尔登之冬	(227)
17	春天	(239)
18	结语	(254)

1 经济

我将下列篇章，或其绝大部分，笔之于书时，我是离开邻居一里之遥，独自住在森林中一栋小木屋里；小木屋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畔，系由我亲自设计搭盖；而那时我也是靠着双手自谋生计的。我在森林中一共住了两年又两个月。而现在呢？我又再次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位过客了。

若不是康镇居民，对有关我在森林中如何生活之事，竞相提出询问，我是不应将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唠唠叨叨强加于读者诸君，要诸君留意的。提出的这些询问，或许有人觉得不太适宜，虽然在我并不觉得有何不适宜之处，而揆诸当时情境，毋宁是适宜而又自然的。有些人问：我弄些什么东西吃呀，寂寞不寂寞呀，害怕不害怕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又有些人急于想知道：我把自己收入的几成献给慈善救济？更有些苦于大家庭拖累的人，想知道我资助了多少贫苦孩子？因此，在这本书里，如果我试着对以上某些询问予以回答时，还得请那些对我本人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诸君，多加包涵。

在大多数书里，这个“我”字，也就是第一人称，常被省略；但在这本书里，则将予以保留；所以这一点（作者老是我长我短我个没完没了的这一点）正是此书跟其他书最大不同之处。我们通常也不太留意，讲话者毕竟还都是第一人称呢。再者，如果能有那么一个人，我了解他就如同我了解自己一般，那我也就不一味地光说自己了。只可惜自己孤陋寡闻，便只能就“我”这个主题说说罢了。更何况我所

要求于每位作者的，总还是他们对其自身生活的、而非耳闻别人生活的真诚而又简单的陈述；真诚简单到就像他要从外地遥寄亲人的书信似的；因为他所过的若是真诚的生活，那也必定是在外地。下列篇章，也许是特别献给穷学生读的。至于其他读者，只好以其胃口，各取所需了。我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削足适履，因为只有于他合身的衣服，对他才会有好处。

我想说的事，与遥远的中国人或桑威奇岛人（Sandwich Islander）的关系，远不如与你们这些读这本书、住在新英格兰人的关系那样密切。我要说些有关你们处境的事，特别是有关物资处境的事，也就是你们在世界里、在康镇上所处的环境；这处境的真相如何，是否要任其像现在这个样子坏下去，是否真的无法加以改善。我已遍游康镇，阅历甚丰；无论在商店、在办公室、在田间，所到之处，目所见耳所闻，皆是人们以千奇百怪的方式，自我做着忏悔的苦行。我曾听说过印度婆罗门人的种种忏悔方式：或置身于熊熊烈火之间而两眼望着烈日；或倒悬于熊熊烈火之上；或扭着脖子上望天空，直到脖子变了形，只能让流质食物进到胃部为止；或终生捆绑在树根上；或像毛虫一样无休无止以腹爬行；或以一足立于楹柱之上——即使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忏悔苦行，也不比我在康镇日日所目睹的景象，更可怕更不可思议。拿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十二项艰险任务，与乡邻们所从事的劳苦重担比较，也令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因为那毕竟只有十二项，总有个完了之日；可是，我不曾看见乡邻们，像赫拉克勒斯一样，曾抓住杀死过一条怪兽，或结束过一项艰辛的任务。乡邻们没有像俄俄拉斯（赫拉克勒斯的忠仆）那种朋友，帮助他们，用热铁块将九头怪蛇的首级，斩草除根，而只能斩去一头，霎时又冒出两个头来。

我看到我的年轻乡亲们，其所以不幸，皆因承继了祖先的农庄、房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因为这些东西得之易而弃之难。如果他们

出生于旷野，哺育于野狼，反倒好些，因为那样，他们就能用更为明亮的眼睛，看清楚要他们下去耕作者，究竟是些什么田地。谁使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人生本来吞食少许灰尘即可，他们何以偏要吞食六十亩田地？他们何以一出世就开始为自己挖掘起坟墓来？原来他们受着农庄房舍的拖累，无法不过这样的生活，而且还要用尽一切力量这样过。我曾遇到过许多这样可怜的永恒灵魂，在其产物下受着压榨折磨，匍匐在人生道上，苦撑着七十五尺长四十尺阔的谷仓，自己的奥吉亚斯牛棚也从无能力清洗，百亩农田林园，更须无休无止的耕耘、锄草、播种、收获！那些与祖产无缘、无须为耕耘祖田而劳苦而负重荷的人，仅仅克制并“耕耘”^①其区区七尺之躯，觉得已够辛苦的了。

而人又是在诸多错误的观念下劳苦着。人最美好的部分，不久也会被犁入土壤，化作粪肥。他们被那种看来像命运即一般所谓“需要”者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孜孜于此，就像在一本古籍里说的，积聚那些会被虫蛀、会生锈、会被贼偷的财富^②。这是愚者的生活，生前察觉不出，临终总会明白的。听说杜卡利昂和彼尔创造人类的方法，是把石头抛向脑后（拉丁诗曰）：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如罗利的英译对句：

“既然人人乐道肉身本具顽石性，
慈善心肠何能不将烦忧痛苦忍。”

把石头抛向脑后，而又看看石头落到何处，这样盲目地服从错误的神谕，人类无怪只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了。

① Cultivate, 双关语：田地可耕，人身可修（修身养性）。

② 《新约·马太福音》6：19。

即使在这个较为自由的国家里，由于无知与错误，人也多半被虚妄的忧虑和无谓的粗活所困扰，以致不能采摘生活的美好果实；其不能采摘，是由于操劳过度，手指不够灵活，又抖动得太厉害的缘故。事实上，一位劳动者，也无法天天找出闲暇时间，修身养性，以求得真正的身心平衡。他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以支持他与人相处时，能保有大丈夫的气概；如果他想保有这种关系，他的劳力在市场上就要贬值了^①。因此他无能为力，只能做一部机器。这个只知应用他那一点点知识的人，如何能记住自己的无知呢？而记住自己的无知，又为其心智成长所必需。在论断他以前，我们有时应先以衣衣之，以食食之，以补药补之。人性之美质犹如花果之粉衣，需要至为细心的处理，始得保存。然而我们却不这样细心地处理我们自己，也不相互这样处理。

我们都知道，你们有些人很穷，谋生不易，有时候真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也相信某些本书的读者，无力付出饭钱，衣服破了或已不能穿了，也没有钱另买新的，能阅读这一页书，也是欠了雇主的时间债，用借来或偷来的时间读的。我的视力已被经验磨利，很明显，诸位大半都过着微贱卑劣的生活；存款总是透支，总是想着做笔买卖，总是想着付清债务；债务者，亘古以来的泥坑也，古罗马人管叫它为 *aes alienum*，即他人之铜也，因为某些钱币系由铜铸；被埋在这个亘古以来的泥坑里，被埋在这个他人之铜里，总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总是答应着还债，又答应着还债，明天还债，而今天便已破产了；总是逢迎谄媚，以找顾客，只要不坐牢，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撒谎、巴结、起誓，或收缩成一条摇尾乞怜的狗，或虚张声势扮成为空心老千，只要能说服邻居就好，说服他买你的鞋、你的帽、你的衣、

^① 人在社会上不仰人鼻息而能求得所谓安逸生活者，几希。梭罗于哈佛毕业后曾任教于康镇，然只教了两星期。原因是当时盛行体罚教育，梭罗不同意，乃拂袖而去。他说他有自己的教法，不需别人告诉他要如何教。

你的车，或替他进口杂货；把自己都累出病来了，目的还是为了预防生病而忙着积聚点东西，积聚点能置于袜内、藏诸墙内或破抽屉里的东西；不论藏在哪里，不论多少，总要积聚些才行。

我有时觉得，几乎也可以这样说：在无论南方北方都仍有许多精明主人自我奴役的时候，我们怎会这样愚蠢可笑，谈论起黑人奴隶问题来。做南佬的奴隶不好；做北佬的奴隶更差；但最坏的还是做自己的奴隶。说什么人具神性哩！试看大道上那位赶马人，日夜奔波于赶集会道上，在其方寸之间，会有丝毫神性翻腾？他的天职，只是喂喂马、给马喝点水而已！与运费相较，他的命运能值几文？他不是在为“翻腾”的大人赶马赚取运费吗？他有几许神性？几许不朽？试看他惶惶终日，畏首畏尾，只是自贬身价，甘作奴役囚犯，自取其辱，何神性不朽之有？与自我肯定相较，舆论只是个虚弱无力的暴君。决定或显示一个人的命运的，乃是这个人对他自己的想法。想从自我想法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即使在西印度岛，又有威廉·威勃尔福斯^①的助力，也是无能为力的。其次再看看本地那些为了对最后大审之日未雨绸缪，只知编织绣垫，装着对自己的现实命运漠不关心的妇女们！好像人能消磨暂时而不伤及永恒似的。

一般大众，都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所谓逆来顺受也者，是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绝望。你刚出了绝望之城，又走进绝望之乡，不得已，还得以鼠辈之勇而自嘲。另一种典型而不自觉的绝望，是隐藏在人类吃喝玩乐的后面的。其实在玩乐里，一点快乐都没有，因为快乐乃是随工作而后至的。智者之特质，在于不为绝望之事。

当我们采用基督教教义问答的方式，问人生之最大目的为何，生活之必需品为何时，所显示出来的似乎是，人们之所以有意地选择了一般的生活方式，只是由于他们不喜欢别的生活方式，而又确信再无

^① 威廉·威勃尔福斯（William Wiberforce，1759~1833），英国奴隶解放运动家。

别的选择。但机敏健康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抛弃成见，永不为迟。思考行为之道，任其历史如何悠久，不经验证，不可盲信。今日为人们所应声附和或认为真理者，明日可能会证实为虚假、证实为只是一片意见的烟雾，然而这片烟雾，居然还曾有人相信为能降及时雨以滋润其田地的云呢。古人所称办不到的事，实际一做，却发现那是可以办到的。古人行古事，今事靠今人。举例说，以添加燃料使火继续燃烧，古人原先且不甚知；而今人却知把木头放在锅炉下燃烧，然后以飞鸟的速度、足以吓死古人的速度，环绕着地球奔驰^①。论做教师，老人不一定比年轻人更具资格，或许更差些，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算最聪明的人，他曾否从实际生活中学得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无疑问。实际上，老人并无金玉良言可给年轻人，他们经验偏颇不全，生活彻底失败；生活失败，乃源于不欲人知的原因，这点他们也必须相信；可能他们尚保有某点信心，来反映在上述的经验里，他们只是不像从前那样年轻了，其他方面并无进益。我在这个世界上已虚度了近三十寒暑，还不曾从长者那里听到过一句有价值或诚挚的劝告。他们不曾，也或许是不能对我说句贴切的话。所以对我来说，人生是一项尚待我多方体验的经验；他们体验过了，对我无益。我若有点自认有价值的经验，我确信那是我的长者不曾说过的。

一位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素食，素食不能提供你制造骨骼的养料。”因此他每天花一部分时间，为自己的身体精挑细选些能制造骨骼的东西，他一面说这话，一面却在后面赶着他的牛，而牛却是靠着素食制造骨骼的，牛拉着他跟那笨重的犁，步步前进。有些东西对某些人，譬如对无助的病人，确是生活所必需，但对另一些人，则属奢侈，对有些人则是闻所未闻。

① 初期的火车。

对某些人来说，人类生活的全领域，从高处到谷底，似乎都已被先人的足迹踏遍；该留意的事也都留意过了。据爱芙林^①说：“聪明的所罗门王，连树与树间的距离都规定好了；罗马的执政官们也决定了你多久才能进入你邻居的田地里一次，去捡拾落在地上的橡果，而不构成侵占，以及要分给那邻居多少。”希波克拉底^②甚至已留下指示，指示我们如何修剪指甲；就是要与手指顶端平齐，不可长亦不可短。无疑地，人生的种种与乐趣已被探索殆尽的此种单调假定，就像亚当一样的古老。但是人的本事能力从来未被测量过；我们亦不能以前测后，断定人能做些什么，因为被实验过的事太少了。不管你曾遭遇何种挫折，“孩子呀，不要灰心丧志，因为谁能向你指定你尚未做的那些事呢？”

我们可用千万种简单方式省察人生；举例说，使我豆子成熟的同一太阳，也同时照亮着太阳系中其他像地球一样的星球，天无私覆，如果我曾记得这点，那会阻止我少犯一些错误。当我为豆子除草时，还没有这种领悟。众星罗列，形成多少美妙的三角形啊！普天之下有多少人千里共一星呀！自然与人生，千变万化，一如我们各人的体质。谁能说别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前程？还有比我们彼此相互盯一刻对方的眸子，产生更大奇迹的事吗？我们应能在一小时内，过完世上的所有朝代；是的，所有世上的所有时代。历史、诗歌、神话！我深知阅读这些，就能通古达今。

邻里们所称道为善者，我内心深处往往多以为恶，如果对什么事我觉得有些良心不安，这事很可能就是我的好行为。我究竟是着了什么鬼魔，以致使我有那样的好行为？你尽管谈些你那智慧的事吧，老先生——你这已活了七十岁的，也不是没点什么荣誉的——但我却听

① 爱芙林（John Evelyn, 1620~1706），英国保皇党作家，日记作者。

②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469~前399），希腊医学家，被西方医学界尊为“医学之父”。

到另一无法抗拒的声音，要我不要听你这一套。新一代抛弃旧一代的基业，像抛弃沉船一样。

我想我们最好能比现在这样更多具点信念。我们如果能多将一分关怀投向他处，就能多摒除一分对自己的忧虑。自然常随我们而变，遇弱则弱，遇强则强。某些人的长期焦虑紧张，几近病态，无可救药。我们生来就喜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当作而未做者，又何其多！或者，我们若困于疾病，又该如何？人们是何等警醒！警醒着决心不靠信念生活，得如此就如此；白天整天警戒着，夜晚也不愿祈祷着将自己付托未知。只尊重现实的生活，否定有任何改变之可能，就这样，我们彻底地、诚实地过着被迫无奈的生活。我们会说，这是仅有的一条道路，然而道路之多，多如可从圆心所能画得的半径。每一改变都是由沉思而得的奇迹，但这奇迹也可随时发生。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这个人把想象之事物化为一可理解之事物时，我可预言：其他一切人终必将其未来生活建筑在那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焦虑烦恼，大多是些什么，以及我们有无必要，被其苦恼，或为其留意。为了知道哪些才是生活上的绝对必需品，为了知道人是用什么方法取得这些必需品的，即使我们身处表面文明世界，也要设法过一下原始的边疆生活；再不然就翻一翻商人的流水账，看一看人从他店里最常买的东西是什么，他囤积的东西又是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了。因为时代的改进，对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并无多大的影响，正如我们的骨骼与我们先祖的骨骼，并无多大的区别一样。

我用“生活必需品”这几个字，指所有那些人靠自身能力取得、自始以来或经由长期使用而变得对人类生活如此重要的东西，以致几乎无人，或因野蛮、或因贫穷、或因文明，能离之而仍能生存的。照

以上定义，许多生物只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草原中的野牛，若不想在森林山阴间找寻住所，其生活必需品也只是几寸草地和饮水。猛兽之所需，也无过于食物和住所。住在康镇这种气候里的人，其生活必需品，也可归纳为下列数项：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取得这些东西后，人才有余力探讨真正的人生问题，希望有所成。

围坐在火边取暖，最初为奢侈，现在已变为必需品；此一必需，可能是起源于人对火之温暖的偶然发明和利用。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渐渐习得了这个第二天性。用适量的住所和衣服，我们便能维持住合理的体内热，但用之过量，也就是说体外热大于体内热，这时，我们不就可以说这就是熟人肉了吗？

科学家达尔文谈到南美洲最南端群岛火岛居民时说，他们（达尔文）一伙，穿着厚厚的衣服，靠近火边，仍不觉暖和，而那些赤裸的土著，离火又远，却是“受此烘烤，汗流浹背”，目睹此景，直令他吃惊。又有人说，澳洲人不穿衣服也行，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直哆嗦。将土著体质上的坚忍与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据科学家李比希^①说，人体像火炉，食物像燃料，燃料保持肺部内燃机燃烧。天冷时燃烧快吃得多，暖时燃烧慢吃得少。动物的热量系来自内燃的缓慢燃烧。太快了，动物就会生病死亡，但缺少燃料或通风不良，火也会熄灭。当然不能把生命热与火混为一谈；比喻就讲到这里吧。从上所述，可知“动物生命”与“动物热”两个措辞，几乎是同义语；因为，若把食物视为维持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用于准备食物或从外部增加身体的温度——则住所与衣服也只是用作保持如此产生与吸收的“热”而已。

是故人的最大需要，是维持温热、维持体内的生命热。不仅为了食物、住所和衣服，而且为了床，我们费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头！

^① 尤斯图期·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德国化学家。